

有人说，人生就是一列不知驶向何方的列车，路途或长或短，抑或崎岖，抑或笔直，你不知会在哪里停驻，也不知何时到达终点。

也许，你会爱上你同坐的旅伴；也许，只是微笑点头，然后转过头继续凝望远方；也许，在下一站，会走上来伴你旅途一同前行的知己；也许，她/他下车了，再也没有上来……

眼望着车窗外的树木山川纷纷往后，是什么支撑着列车继续往前？也许正是那些曾经同行的故人，那些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。

本期主题： 山河故人



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



《天长地久：给美君的信》
作者：龙应台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8—8

这是19封龙应台写给母亲美君的信。美君来自浙江，她20岁爱上的男子，来自湖南。50年，他们走过的路是万里河山。而今美君已是年迈失智，龙应台回乡陪伴她。看着坐在身边的母亲，龙应台感到很想念她，特别奇怪的是，她人就坐在身旁，却十分想念她。

原来母亲，也曾经是一个女孩，然而在龙应台年轻的时候，当作为母亲的美君每每讲述她的童年往事和少女心事时，作为女儿的龙应台却因为看到她半白的头发和脸上的斑，就有一种“听故事”的不真实感。

书名为《天长地久》，并非是说“跟父母的感情天长地久”，而是说：这世界上，本没有什么天长地久，所以你必须把此时此刻，当作天长地久。

不问故人长与短，从此山水不相逢

【文/停云】

“爱在他看来突然成为人生的另一个障碍：当你面对它时，不得不低下头，直等到它过去。”

《朋友之间》
作者：[以]阿摩司·奥兹
出版社：译林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8—7



作者奥兹14岁因家庭变故，选择搬去基布兹生活，他在基布兹生活了30多年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那儿。他说：“虽然27年前我离开了那儿，但至今仍然会一再做梦回去，而且每周至少会做一次这样的梦。”

在以色列建国前，基布兹是东欧的犹太移民自发建立的过渡的社会团体。成员们在此开荒种地，自给自足，产生了许多真挚美好的友谊，但同样他们也面临着生活的各种困境：50多岁的鳏夫发现风华正茂的女儿被自己半辈子的挚友“诱拐”了；步入中年的基布兹领袖，面对曾经的暗恋对象，心中依然会泛起涟漪；单身汉茨维，笨拙倔强地阻止着友情转为恋情，却伤透了朋友的心……

而今，以色列早已建国，基布兹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只是曾经建设过基布兹，也深受其庇护的人，还是会无数次怀念它，基布兹永远是这些人的故乡。

真志喜和濑名垣两人的家庭都从事旧书收购。不同的是，真志喜家是业内赫赫有名的“无穷堂”，其祖父本田老人在业内德高望重；而濑名垣的父亲是那种专从垃圾堆中搜寻猎物、贩卖书籍的掮客。

借着父亲拜访本田老人的机会，濑名垣结识了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真志喜，两人迅速变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然而，由于濑名垣无意中在真志喜一堆打算扔掉的书中找到了传说中的“梦幻之书”，两个家庭为了争夺此书变得支离破碎，原本亲密无间的少年再也无法坦诚相对。

巨大的隔阂，一直让两个彼此需要的人无法真正地靠近，就算同卧而眠，也无法对彼此敞开心扉。终于，在这个阳光异常温柔的夏天，他们二人在美丽的湖边小屋，在群山环绕的小村，面对对方也面对自己的心，冰释前嫌，牵起了彼此的手。也许，我们离真挚的友情只差一个彼此原谅的机会。

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
《我就这样一面看水，一面想你》
作者：沈从文
出版社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7—8



沈从文笔下的岁月，横跨了河流与山川的道路，满目都是湘西的水、月下的风、梦里的树枝、思念的远人……虎耳草、吊脚楼、木筏子、竹篙子，女子身上的围裙，老娘手上的旱烟，死在地头上不值钱的橘子，一切一切寻常可见又充满灵气。

沈从文在离开新婚妻子回乡探亲时，给妻子张兆和写的信中充满了湘西漫长水路的风味，他说：“三三，我躺在船舷底部给你写信，听水声潺潺流过……”“回忆的温暖烘得干现在的透湿衣裳，所以我想你不会着凉的”。当时光流去、世事消散，当尘归尘、土归土，水乡中是否还浸润着他们的爱情？

“如果从彼此嘴里说出了‘不要在意了’‘都是过去的事了’‘忘掉吧’，那恰恰会成为未曾忘却的证明。”



《月鱼》
作者：[日]三浦紫苑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出版年：2018—6

“我们坐在火炉旁，偶然谈起他的童年生活来了。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他的出身。这以前，也曾知道一点，却实在少，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，不知为什么他很少同我谈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我简直没有问过他。”



《落日故人情》
作者：葛一敏
出版社：漓江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3—4

本书收录巴金、铁凝、汪曾祺、丰子恺、王安忆、严歌苓等60余位作家的65篇作品，或追忆骨肉情深，或怀念良师益友，或回望萍水相逢，抒写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其中的第一篇是丁玲写的《一个真实人的一生——记胡也频》。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于生活贫寒的时候，他们在山上住着，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，胡也频一个人下山，丁玲不放心，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。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经过一个淤泥地，走进淤泥地就出不来了。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，说说悄悄话，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。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，但是生活简单而又纯真，两人过得十分温馨。然而胡也频在年仅29岁时就离开了人世，丁玲在回忆胡也频的一生时，感到更尊敬他了，或者更恰当地说，更同情他了。